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Don Quixote

唐吉珂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Cervantes M.de) 著
温志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 长篇小说 ◆

Don Quixote

唐吉珂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Cervantes M.de）著 温志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吉珂德 /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温志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6006-0

I. ①唐… II. ①塞… ②温…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中世纪
IV. ① I55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4550 号

唐吉珂德

著 者 / [西班牙] 塞万提斯 (Cervantes M.de)
译 者 / 温志达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 × 900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2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06-0 / I · 1288
定 价 / 120.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一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西班牙〕塞萬提斯 (Cervantes M.de) 著 溫志達 譯

唐吉訶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小引

唐吉訶德是西班牙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最大名著之一。

作者是西萬提斯，生於十六、十七世紀之間。與英國莎士比亞同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生平遭遇，曲折、離奇、驚險、會作戰……中彈……被擄……爲奴……逃走……坐監……。

唐吉訶德在當時當地的特殊意義是諷刺風行當時當地的騎士小說；其在世界上的、永遠的意義，是表現『理想主義』和『自己犧牲精神』。其材料是浪漫主義的，而其處理方法是寫實主義的。

本譯文是根據數種英譯本——但以 Jovars 的爲主——寫成，經多次修改，四年前曾按日登於廣州民國日報文藝欄，在七個月間登完第一部，（當時第二部未曾發表。）本譯文是包含第一部與第二部的完全譯文，無刪節之處。

詳情請看下面的西萬提斯與唐吉訶德一文。

西萬提斯與唐吉訶德（序）

希臘有荷馬，意大利有但底，德意志有哥德，英格蘭有莎士比亞，而西班牙有的是西萬提斯。

西萬提斯莎偉特拉的米古爾 Miguel de Cervantes-saavedra (1547-1616) 是以一部書而成名的。這書之前部出版於他五十八歲之時，其後部出版於其後十年，所以他生時的情形，後人很不明白。我們只知道他的父親是下等醫師，東奔西走，為不幸延請他的少數人看病。我們的少年西萬提斯，當別人正要進大學之時，卻因貧困而得不到機會。但是他曾在實際經驗的大學受教育，學習『忍耐』兩個字；因此他的創造天才就不受學者的傳統和學院的定程所限而自由發展。在伴着他父親奔走之時，他展覽、精讀無數的騎士羅曼斯時行的牧歌、強漢小說、當代詩人的作品、民間歌謠——所時常引用在他傑作中的。除此書本的閱讀之外，他更觀察街頭上客棧中所遇各色各樣的人物；他開始認識遊行戲班的狡計，以搶奪為事的客棧主人的奸謀，流浪無依的其泊西人（Gipsies）的詐騙；他和口齒不清的安達魯西亞人打和氣的招呼，學習倍斯卡人胡說亂道的切口，並和各種冒險家擦肩膀。

一五六八年，他開始寫作，可是發揮天才的時候還沒有到來；因為他絕世之作的完成，是在嘗味人生與世界的鹹酸苦辣，額上含着汗水，吃幾十年麵包數十年之後。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他是對困厄如同對幸運一樣感謝的人。

一五六九年十二月，他隨着被派在瑪德里的法王使節往羅馬。在此一年上下的服務當中，他認識了在唐吉訶德中的教區牧師，談戲劇作法的僧人，在公爵家中饒舌的，狹心腸的神父。

他約於一五七〇年秋投入西班牙軍，參與里班陀之戰，他所謂『往昔現今未來最重大的勝舉。』遇着敵艦之時，他適值得了熱病，不顧同伴的勸阻和警告，更不顧他的健康和生死，走出去迎敵；結果胸膛中了兩

彈，還有一彈把他的左手弄殘廢了，留下他一只右手寫唐吉訶德，可是爲着光榮的行爲，而受傷，他覺得比完成這大著作還更得意，所以他常常爲光榮的留跡與記念向人示傲。他在病院中留養七月之後，見自家還可以荷槍，不久他又在軍隊裏了。這時，他認識了文生底拉羅沙這個豪傑，這個詩人。服了五年役之後，他便回西班牙找事做，帶着唐約翰的介紹書，由那不力斯啓程，不料于一五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馬賽近處爲摩爾海盜所襲，經過一番的抵抗後，他的同船人一概被擄到亞爾琪斯去了。捉西萬提斯的海盜，首領叫做達里馬，性情凶蠻殘酷，有許多奴隸，被迫在大船上划槳，但一部分有被贖的希望，就安置在海岸上，把他們囚在『浴場』中，有時叫他們在花園中工作。西萬提斯當其被擄之時，適好帶着唐約翰的介紹書，摩爾人就以爲他是貴族，把他放在第二類的奴隸們中間。他就在這兒過了五年的悲慘生活。他比任那一個同受患難的弟兄都更受馬米的虐待，因爲他不斷地作逃遁的企圖，時時把全個『浴場』鬧得天翻地覆，到了事情洩露了，他就自認是主謀者，把他同伴的逃亡的一切過失都放在他自己一人的背上。不知幾次，馬米差不多想結果了西萬提斯，如果不是想到他到底是自己荷包中的金『冠』，你現在也沒有機會來讀你現在所讀的名著了。總之，這不馴的西班牙人逃了五次，第五次情形是這樣：

馬米有一個朋友，在政府中當重要職務，賦性的凶殘不亞於馬米。馬米時時叫西萬提斯行三哩路到城外海濱這個朋友的別墅，去傳達消息給他。別墅園丁是西班牙奴隸。不久，西萬提斯和這園丁相識了，確信了此人之可靠，就和他商量在花園下面掘一個大地穴，可容他和他的『兄弟』十五人的。地穴非常秘密地掘好之後，西萬提斯就和他的同伴在晚上逃出亞爾琪斯城，躲在此穴中。在這兒七八月頭當中，園丁和哈山亞加（即馬米的朋友）的別一個奴隸叫愛陀拉多的，給他們以糧食，而他們的主人用盡千方百計尋他們，都終尋不見。

同時他們想出種種方法籌款，以便贖出留在城中的一個同伴，讓他到西班牙去覓得一個船只，於是回來西萬提斯等人。這被贖的西班牙人乃依約回國，在西班牙大師處弄得一個很好的船，於是回來巴巴利

的亞爾琪斯；不幸，船將靠岸時候，就被摩爾人的步哨發覺了，只好使船離岸駛入海心，以免人家注意。西萬提斯的藏身處，可是更不幸的，還是會替西萬提斯及其同伴出了許多力的愛陀拉多，竟利用這不可多得的機會，害西萬提斯等人，開始做叛教者的事業——把西萬提斯等人的圖謀告訴了他的主人哈山亞加。結果是那十五人用手鐐扣着被帶回亞爾琪斯，主犯西萬提斯則爲王所扣留，王想由他的口中探得比較有錢的叛教者的消息，但西萬提斯卻一句不說。受過種種的究問，他都自認是唯一的主謀者。到了後來，亞爾琪斯王見他硬梗不屈，不能再忍氣了，哈山亞加也極力主張絞死這強頭的西班牙人，但是達里馬米卻說這個「東西」倒還值得兩佰金「冠」，而唐吉訶德的作者就這樣地從死神的手縫中溜走了。可是不爲一切的挫折和危險所屈的西萬提斯，依然作他「不軌」的圖謀，以致哈山亞加時說，俘虜，船以及全城，一定穩妥，假如那無手的西班牙人是靠得住的話。總之，五年與死爲鄰的生活過去了，他的母親姊妹等人，才用不知什麼方法籌得五百「冠」，買西萬提斯的自由，將款交於打理贖奴隸事務的和尙；可是款數差得太遠，好在蒙一位亞爾琪斯商人解囊補足。這時——真危險——摩爾官長已把奴隸們安置在戰船上，預備回君士但丁去；而西萬提斯呢，他也在奴隸羣中，繫着鐵鏈坐在那等候惡運的來臨；在他萬想不到之時，就接到被贖的消息：於是他的悲慘生涯，便告一段落——我說一段落。

一五八〇年，他回西班牙來，只見隨處都是像他一樣的退伍軍人。此時他的恩人唐約翰已經去世。他見無別事可就，乃專心于文學。他在牢中已經寫了不少戲劇，娛樂他的同伴。可惜大部分散失了。一五八五年，西萬提斯的卡拉提亞（Galatea）巨作出世。但這作品並不怎樣偉大；他的天性是自然的，活潑的，真誠的；他不能裝模作樣去流淚，去寫須要工巧浮華的牧歌。

一五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萬提斯和長大他十八歲的女人結婚，次年其父逝世；家中留下五株葡萄樹，一個菓園，四十五只母雞和雛雞，一只公雞，四個蜂房；一些零星家物，一個坩鍋，此外沒有值錢東西；於是西萬提斯的背上又添多他母親和姊妹數人的負擔了。這時，他在五年之內完成三十篇戲劇，他說，牠們上演的

時候，沒有人絲絲作聲，也沒有人用南瓜擲演員；但到頭來，他的作品帶來的名譽極微，而所得的稿費尤不足道。誠然，他的卡拉提亞賣得 1336 銀角（Real），可是牠又不是掘不盡的寶藏，末了，他只好把筆投了。

一五八七年時，他在無畏艦中做軍需官，這職位雖不近乎西萬提斯，可是他可以不致眼睜睜地看着家人和自己餓死了。但他是註定倒霉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牧師團的麥子，他把牠徵收了，爲着這事，他陷於逐出教外的危險，並且向他們道歉。他見所就職業異常無聊，便向王請求給他以在中美洲的一個缺位，所得的批復是『讓他在他的家庭近處做事吧。』所謀不遂之後，他便作收稅官。可是不睡覺的魔鬼又來播弄：西偉利的銀行，捲走他寄存在行中的大宗公款，不知跑到何方去了。事情的結果是：他於一五九二年間嘗兩個禮拜的鐵窗風味，出獄之後，他當然是革了職了。

此後數年間，他在西偉利的獄中獄外過着悲慘的生活，有時甚至因無盤費，以致不能到庭受審。他從獄中出來，只見自己如同喪家之狗。他年紀是五十餘歲了，從事新生活似乎也太晚了。將來嗎，漆黑一團。過去嗎，一事無成：作教師，作軍人，作隨員，作戲劇家，作軍需官，作收稅官，都是失敗；他作過五年的奴隸，曾爲宗教侵犯者，坐過至少四次的牢。這樣歷史的人，誰肯信用呢！任何人都許會被連續不斷的禍患所摧殘而覺心灰意冷，可是西萬提斯的特性，是恬靜的英勇和不動的意志；他不埋怨他的不幸，他不感懷身世而自憐，像前面所說，他對於事情的順與逆都是一樣感激的；他以哲學家的心情，笑着環圍着他的熱鬧的人生笑劇，所以一切遭逢不特不足擾亂他心境的和平，而反激發了他的創造才。

他於是，把他豐富深入的經驗寫了出來，起腹稿和起筆，似乎是在『一切困難所居住，一切哀聲所佔據』的西偉利牢獄中。最後在一六〇四年，正當哈孟雷特出版的那一年，感動全國全世界的他一生心血結晶唐吉訶德出世於瑪德里。出版的那一年，在西班牙印有四版之多，在葡萄牙翻印有兩版，一六一二年譯成英文，一六一四年譯成法文。腓爾丁（Fielding）誇說他的約瑟安特路士是以唐吉訶德的態度寫成的。『小兒用手弄唐吉訶德，兒童讀牠，大人讚美牠，老人說牠不錯。』『各種各樣的人都知道牠，一見一匹瘦馬，就說，

那兒走着羅西寧了。貴族的待候室無不有唐吉訶德；一個人把牠放下，第二個人把牠取起來，一個人要找牠，第二個人把牠奪去了。』腓力王從他的王宮的窗上望見一個人在街角站着看一本書，只見他看了之後，狂喜地打他自己的額，接着又看，又如此；王就說道：『那傢伙不是瘋子，便一定在看着唐吉訶德了。』

但是命運還不放寬他的辣手：一六一〇年時，西萬提斯的街鄰，宮中少爺，被人殺死；西萬提斯和他全家，人統統遭了嫌疑被投獄中，囚了數天。

一日，有一個法國公使的隨員，因慕西萬提斯之名，特來訪他；一個指導員便帶他，帶到一個模樣好似叫化子的一個人面前，說這就是西萬提斯。隨員吃了一驚，說：『這就是西萬提斯，政府何以不幫助他？』指導員平靜地說道：『希望上帝使他永遠貧窮！他自己雖然貧窮，但他會使世界富庶。』但三百年後的現在，國家學院卻撥一萬二千西幣，贈十九世前爲西萬提斯作評傳作得最佳的國人——然而，我們不能不想者是，如果西萬提斯生於現在，事情恐怕又不相同了。

一六一三年，他的名作模範小說十二篇出版。這雖不能和唐吉訶德媲美，也有牠自己的魔力的。當一六一四年，他的唐吉訶德第二部寫到五十二章時，假名爲 Alonso Fernandez de Avellaneda 的一個人所著唐吉訶德第二部先在 Barcelona 出現了；序上極力詆毀第一部原作者西萬提斯，這人是誰，沒有人知道，除他本人。不過西萬提斯爲這假冒品所刺激，乃在次年發表他多人懸望的貨真價實的第二部。他完成了他傑作之後，就好像已經盡了在這世界上的義務似的，在四月十三——又是莎士比亞逝世之日——離開世界。被葬時候，面無遮掩，遺體安置在三一寺院，確定的葬位今已不明，也沒有堂皇的紀念碑，其實都不必需；他已有比銅像石碑更不朽更永久的紀念物留於世上了。

他生平著了許多未曾在此提及的十四行詩，棍徒小說，羅曼斯牧歌，尤其是戲劇；但大多數是次要的，沒有多大成功的——至少沒有唐吉訶德這樣偉大和出名。

唐吉訶德不特是打倒當時騎士小說的一部西班牙騎士小說，而且是與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同

其不朽的世界傑作。你可以設一個大圖書館，專容唐吉訶德的種種譯本與版本，和關於牠的種種論文與圖書。在常用的英華合解辭彙（隨舉一部字典）裏，你可以發見 *Quixotic* 這個字，下面的註解是：『極端荒狂，如小說中魁克叔。』如果對俄國的一個農人說：『你是唐吉訶德。』他就不再和你客氣了，雖然他沒有讀過唐吉訶德。原來牠是歐美除了聖經以外第一普遍的書籍，而唐吉訶德之爲歐美的『下層社會』所熟知，是像關公岳飛之爲我們這兒的鄉下人所熟知一樣，不過不像關公岳飛那樣百戰百勝，力敵萬人吧了。

唐吉訶德有一種不可抵抗的魔力，令人一讀就不忍釋手。因爲各種各樣的讀者，都可由此吸取各人所特別喜歡的東西，少年可以看見『打架』，青年可以由山曹的口裏取得笑料，老年人可以由此體味生命之嚴肅。如果你是憂鬱的，牠會使你不由地微笑；如果你是快樂的，牠會使你更加快樂；如果讀者是哲學家，這兒也有許多嚴肅問題的提出，如果是個歷史家，可以由此重建十六世紀西班牙社會；而爲着某種理想而感受痛苦之靈魂，尤可由此發見自己的肖像，而汲取安慰與鼓勵之清泉。

西萬提斯他想創造一個人物，藉此嘲笑充斥着當時西班牙的騎士小說；但同時又要表現人類心靈對於理想之熱狂，所以目的之一雖然是在嘲笑，態度卻要莊重端嚴；然而他不能由古時的荷馬或當時的 *Attilio* 得到用這態度處理這题目的著作之暗示；因此，他就只好自創一個新的東西，結果就完成了兼用寫實派浪漫派的筆法寫成，和描寫表面情節的世界第一部小說。自唐吉訶德出世之後，我們可見許多他的徒弟接踵而來：法國都德創造的達哈士孔的獬狒，英國腓爾丁的『約瑟安特路士』裏的牧師，『威克斐牧師』裏良善的老頭子……都是；甚有人說波華荔夫人就是穿裙的唐吉訶德。

對於唐吉訶德，有許多人以爲牠是譏諷腓力第二、聖母瑪利或某某政治家；但這都是無聊的解釋；牠沒有啞謎給人猜，牠不是如其第二部裏所說的繪畫家的反常的圖畫，下面要寫一行的字，說『這是公雞』，才能使人明白。第一，這華美的傑作的目的，確是像其序上所說，在消滅騎士書的勢力的。我們要知道，當時羅曼斯的騎士冒險，在西班牙國外是早已消亡了；但它的精神依然在羅曼的西班牙維持它的權威，把毒汁灌入

每一個西班牙人的腦中，把全國造成鄙視勞動與工業的誇大狂者之瘋人院。見到這個危險，宣傳員在講台上勸告大家，牧師寫文章，想拿基督同聖徒們替代犯神瀆聖的英雄；政府多方防阻；這一切不能說是沒有多少效果，可要到西萬提斯上台時，才在一擊之中肅清了在西班牙瀰漫多時的騎士風氣，打破了西班牙雄大而空虛的沉夢。

但是拜輪及其他的人們說諷刺騎士精神的，直是叛徒，因為他是把犧牲，英勇，自尊等高尚精神毀棄了，所以，對西班牙的衰落他須要負其責任。其實，如果將傑作的原意和西班牙當時的情形加以考察之後，我們就明白，西萬提斯並不是消滅任何的高尚精神，只是把蒙蔽着牠的渣滓除去，而還牠永遠真實的未來面目；當我們除掉了那可憐的紳士的瘋狂之後，他將是何等英俠可敬的人物呀！

所以西萬提斯這樣純化中世紀的騎士觀念，是救濟了他的西班牙。因為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人，其最明顯的特徵，便是沉醉在超人的、雄壯的空夢中，不肯張開眼來，看看四周的現實及已經變了的世界，去認識小貴族的騎士團所依附的封建堡壘是已經為資本主義的金元之怒濤所掃盪了，去認識逆着潮流盲目前衝便只有滅亡之一途。唐吉訶德攻擊只存在於他熱烘烘的腦中的巨怪，被風車連人帶馬地捲到半天；他爲着平天下的幻想，每每得到苦味的教訓；在這方面，西萬提斯是把西班牙真正的弱點與過分的自大狂，牠思想的空虛與牠言語的堂皇，大衆的貧乏與華麗的背景造成一個互相反襯的對照，且談諧地、活活地把它表現出來了。

我們知道：唐吉訶德出世之前的羅曼斯和他種文學作品，是塞滿着不知多少的怪人怪事的；騎俠必然是有什麼寶刀魔環，或有什麼魔術自衛，可以不吃飯睡覺，和做其它自然的動作；騎俠的敵人必是巨怪，惡蛇，毒龍，妖魔，背景必然是鬼氣森森的古林奇洞，或壯麗巍峨的皇宮；女人必然是普天之下都找不見的美人；騎俠一定是力敵萬人，如果和敵相戰，一定把他們或牠們殺得如同木偶似的。

可是唐吉訶德出來冒險的那一年，一切都被我們的『魔術家』所改變了：敵軍變成了羊羣，堡壘變成

了客棧，皇女也因魔術變成了鄉村妮子；不吃幾天飯，就連生他的母親也認不出他了；打起架來，倒霉的總是我們的痴心騎士；非拉伯拉斯靈油雖則偶然治好他的傷，但他差不多因此連他的腸都要嘔出來了。

因此，唐吉訶德可說是前後兩時代的分界碑；對於中古主義的勝利的戲擬作品，對於近代科學精神的急先鋒。因為它是以現代的現實背景，描寫五花八門的奇事；以寫實主義的手腕，處置羅曼主義的材料，把這兩個要素巧妙地打成一片——而其幽默的原因即在於此。所以我們處處覺得它的無稽，同時又處處覺得它的實在與可能，覺得事情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常遇到的，而人物也同我們這兒的一樣有血有肉的。

其次，說到唐吉訶德的風格上面。其時大家都致力於獨特的風格，把文字雕琢到失了氣力和明晰。但西萬提斯則用淺白、明瞭、老實，而排列適當的文字，說他的話。所以他的文字是如同靜靜的江流一般輕暢而流利，如孩子一般地質樸而坦白；並且隨處都有有聲有色的俗諺，這俗諺使山曹班差粗土的話發出美麗的光芒。誠然西萬提斯沒有莎士比亞電火一般的筆法，沒有拜輪火山一般的情緒；但由他那兒，如屠格涅夫所云：『你會感到真敘事詩的閑靜平和之喜悅，』像在炎熱的中午，看見一條青色的河流在你眼前徐徐地經過一般。

唐吉訶德是歐美各級人所熟悉的傳奇人物，一說到他的名字，就知道是瘦長的、可憐的、可笑的、老年的愁面而騎俠，所以唐吉訶德竟成爲荒唐愚魯的人的代名詞了。不過，我們雖覺他不自量力和不加細想的可笑，但『理想』和『自己犧牲』畢竟是光榮的、嚴肅的；因此，當我們看他做狂把戲的時候，雖然也許要發笑，但是終于不能笑出聲來；因為我們不由地在這可憐可敬的騎士之瘦影背後，看見過去現在將來無數與他一樣的靈魂們的悲哀；他們也是敬人而爲人所輕，愛人而爲人所恨，利人而爲人所害的。所以，縱有許多（連作者也在內）說這是娛樂之書，但當我們略想一番時候，便可感到其所含笑聲是混和着多少沉痛的眼淚；不過這眼淚是因作者係以微笑觀察人生的緣故，而被笑聲所掩沒了。

浮士德是跳身在時代的奔波，跳身在事變的車輪，痛苦、歡樂、失敗、成功都不問，去窮究宇宙的核心，唐吉

訶德也差不多是如此他雖年及半百，且是在洋紗葛布之間長大的，但知道他生在世上來唯一目的，是「解除慘禍，懲治兇惡，鎮壓暴亂，匡正罪過，清償債欠。」所以他「日裏夜裏，騎馬步行，冬天夏天，忍飢捱寒，」漫遊四處，救弱除強。他對這光榮事業，迷戀到視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睡眠飲食爲多餘。他不知道什麼是金錢，他更不知道什麼是虛榮，他尤不知道什麼是欺騙；他只知道「世間一切罪惡的鏟除都是留給他一個人的。」這點就得了。所以結果，他洪爐般的熱心，金鋼石般的信仰，把他變成了與現實脫離了的人；一切平庸之物，都在他熱騰騰的幻想之下，融化成輝煌的，熱鬧的東西；白身的姑娘變成米可米看娜公主，理髮匠的盆子變成孟伯利諾頭盔，妓女來找一個搬運夫，變成堡主女兒鍾情於他，到來幽會；被人欺騙關在籠子裏，他以爲是着了魔。然而，正如屠格涅夫所說的一樣：「我們中間的那一個，自己憑了良心尋問一下，將過去和現在的確信檢點一下，那一個能夠決定的主張說：我是無論如何常常能够分辨出理髮匠的銅盆和魔術者的金胃來的。所以我想，真理的根本問題，是在各個人的信仰的忠實和信仰的力量上的。」也誠如法朗士所說：「不幸的是，不是有時變爲唐吉訶德的人們，永遠不會把風車當成巨怪的人們。這偉大靈魂的唐吉訶德，就是迷他自己的魔術家。他把自然置在與他的靈魂相等的地位。這不是受欺受欺的是眼前看不見美麗和偉大的東西的人們。」

正因爲他的心思，幻想，意志的全部都傾注在那光榮的事業上面，所以縱使把他拳打，腳踢，棍擊得半死，把他吊在半空，把他打得頭破耳缺，把他關在籠子裏如同供人觀看的老虎一樣，這在他看來，都不過是牛乳餅吧了。但我們千萬不要因此以爲他是用精神勝利法的阿Q，是火般的熱情，鐵般的意志，天般的度量，使唐吉訶德不能辨出痛苦和快樂來——只要不把他懲戒惡人的持刀手斬掉就行了。

我每每把唐吉訶德 (Don Quixote) 和阿Q聯想在一塊；一來是同爲名字有Q字母的著名老年小說人物，二來是他們的特性和異得令人吃驚；因爲一個是自私自利，一個是大公無私；一個是陰險狹窄，一個是慷慨大量；一個是具有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一個是獅子一般的勇氣，孩子一般的坦白，母親一般的懇切；

一個是醉生夢死，今日不知明日事；一個是一心一志爲着一個理想，以致不知死爲何事。

唐吉訶德對於牧師，暴徒，僕人，無論何階級的人，都極懇勸，只要人家不妨害他生在世上來的使命；不然雖是國王，他都不客氣的。他對杜新娜的愛情，是專一、純潔、深熱得幾乎不可想像；他把愛情和信仰合而爲一，他爲信仰而戀愛，他爲戀愛而信仰；所以當他將冒世界最大又是世界最小的險之時，他對他的隨僕山曹說：『如果我不歸來，你就回去同我做一件好事，告訴她說我爲了使我配做她的人兒的事業死了。』所以他的腦子裏，儘管是充滿着五顏六色的狂想，但是他種種人格的威力，使他成爲不特爲他家人所愛，而且爲世人所愛的人。

一切學問以比較爲始終。因此，我很高興把西萬提斯和與他同時同偉大的莎士比亞放在一塊來看，觀察兩人之異同，而增加我們對於西萬提斯的認識。第一，我們所感覺着的是，他們的心靈裝着豐富的寶物，這寶物似乎是永不窮竭的樣子；許多平庸的事與人，一經過他們的手，便穿着可愛的衣裳而出現；他們是看得多，聽得遠，想得深；發見普通人不會發見的；他們所造的人物，同借自然之力所造成的人一樣活潑或者（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還要有生命力，使你猜想如果用手按在這些人物胸前，定會覺得有心在跳。莎士比亞把世界一切置於他的視線之下，他要用之時，就隨手取其所需，毫無阻礙之感；而西萬提斯則像屠格涅夫說的，帶着父親的慈容，把他最熟悉最了解的東西，一件一件地告訴你；莎士比亞賦有北方人特有的剛強與嚴峻；西萬提斯則賦有南方人的活潑與輕靈；所以莎士比亞的文字好像火山——時時噴出火；而西萬提斯的，是淡青色的靜流——有時上面起着漣漪。

現在把以上兩位偉人所創造的代表人物探討一番：屠格涅夫說過，人類的性格有二種，一種是像唐吉訶德一樣的暴發型，一種是像哈孟雷特一樣的懷疑型。這話，我覺得很有心理學上的根據；美國的哲學家詹姆士在他的『心理學簡論』裏說道：『有一種人的衝動發爲動作異常的快，他們是充滿了躍躍欲試的好動心，談論起來，如同汽水之冒沫一樣。必要時，還要獨自一個出來做異想天開的艱難事業，以致旁觀人簡直